



## 《剧本》情结

罗怀臻

罗怀臻,当代著名剧作家,自上世纪80年代起,致力于“传统戏剧现代化”和“地方戏剧都市化”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。主要作品有淮剧《金龙与蜈蚣》、昆剧《班昭》、京剧《西施归越》、越剧《梅龙镇》、甬剧《典妻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全国奖,昆剧《班昭》入选“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”。著有个人剧作选集《西施归越》、《九十年代》。

### 《剧本》刊载罗怀臻作品一览表

- 淮剧《金龙与蜈蚣》——1994年2月号  
获“1992—1993曹禺戏剧文学奖”
- 京剧《西施归越》——1995年6月号  
获“1995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”
- 京剧《李尔王》——1997年7月号
- 昆剧《班昭》——1998年10月号  
获“第十四届中国曹禺戏剧奖·剧本奖”
- 越剧《梅龙镇》——2001年1月号
- 越剧《李清照》——2001年7月号
- 音乐剧《大唐皇妃》——2001年10月号
- 甬剧《典妻》——2003年3月号  
获“第十六届中国曹禺戏剧奖·剧本奖”
- 小戏曲《李慧娘》——2007年1月号
- 电影《伐楚》——2007年7月号

知道《剧本》的时候,我还没有开始写剧本。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样子,那时我在江苏省淮阴市淮剧团做演员,有点儿开始关心创作了,偶尔也为剧团的移植剧目

填写几段“大块肉”唱词。当地的几位剧作者,都是我关注的人物,我喜欢蹭在他们边上听他们聊剧本。有一回,目睹了他们的喜悦,是其中有一位的小戏发表在《小剧本》上了,那可是淮阴当地剧作者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剧本啊!听他们说:“平生能在大《剧本》发表一个剧本,足矣!”从那时起,我开始自费订阅《剧本》,直至今天,未有中断。

剧本登上《剧本》,果然是难。1984年起将近10年,给《剧本》寄的剧本不下10部,基本都是夹一张退稿签退回来。这一寄一退之间始终抱有期待,抱有幻想,放都放不下来。结果总是令人尴尬,令人郁闷伤怀。有时不免暗生疑惑:真的有那么差吗?《剧本》的编辑究竟看了我的剧本没有?

终于,1994年的《剧本》第2期发表了 my 淮剧《金龙与蜈蚣》。说实话,事先我并不知道,因为当时剧本一直在修改,定稿后我还没来得及寄给《剧本》。是周明老师在北京看了上海淮剧团《金龙与蜈蚣》的现场演出,演出结束后主动向上海市文化局要的。周明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我说,《剧本》决定马上发表这个剧本。责任编辑是李小青,当时小青要我提供一张照片,并且写上一句话。我写了“鸟入青云倦亦飞”。

刊有《金龙与蜈蚣》那一期的《剧本》,我买了100本,寄给家人、寄给朋友、寄给同学,也寄给我曾经在淮阴一起耕耘过的同事们。我希望

曾经关心我和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,来分享我的喜悦。

终于走进《剧本》编辑部,见到早已熟悉了名字的人。老主编颜振奋、魏敏、周明、王育生,编辑温大勇、杨雪英、李勇、范晓宁、李小青,还有老容、小杜……周明老师觉出我有点儿拘束,一直嘱我“随便点儿,随便点儿”。晓宁、小青不时瞅瞅我,相互间会意一笑,我寻思大概是说“这人怎么这么僵啊!”对了,我僵,我是有点儿僵,《剧本》在我心中神圣了这么久,神秘了这么久,我这“屡投屡退,屡退屡投”的作者头一回登门,敢不僵吗?倒是雪英,如数家珍地评点着我曾经寄过来的剧本《西施归越》、《风月秦淮》、《真假驸马》……哪哪哪构思不错,哪哪哪有待提高,当时退稿给你是希望你修改,你却又把新的寄来,她还说《剧本》这几年其实很关注你在上海的创作……哦,原来这样,我不由暗恨自己:“小心眼儿,小心眼儿!”

这以后,跟《剧本》的人都熟了,熟得跟家里人似的。每到北京,必去编辑部拜访;每有戏晋京演出,也必请《剧本》全体去看。再就是创作有疑惑、心灵有烦恼的时候也喜欢拨电话给周明老师,给小青、晓宁妹妹来一点“诉说”,说一两句“肉麻”的话。这些年来我还真的是把《剧本》当作自己的家了。

前些年,上海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,因为已经有了与文化部合办的每年一届的“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”,所以上海原则上不再承办全国性的艺术活动。但是,2001年的曹禺剧本奖却在上海举办了。这件事,当时的《剧本》主编廖奔先生曾经参与。在他的支持下,我们上海的几位编剧向上海市领导提了建议,最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,终于把这件事情办成了。承办一届曹禺剧本奖的评奖颁奖对上海来说的确是一件小事,可是这一件小事一旦做了,就意味着开了一个先例,意味着打破了上海一个不成文的约定。所以过程也多有反复,甚至还一波三折。所幸最终还是做成了,而且做得很体面。

自那以后,上海的确也破了规矩,此后多次承办了包括中国文联下属各协会的全国性艺术活动。

2004年,我的甬剧剧本《典妻》再次获得曹禺剧本奖,这是继我的淮剧《金龙与蜉蝣》、京剧《西施归越》(提名奖)、昆剧《班昭》之后第四次获得此项殊荣。在武汉领奖,见着中国剧协新上任的董伟书记,董书记迎面说道:“祝贺你第四次获得曹禺剧本奖,我们要研究一下,参照表演艺术的梅花大奖,给多次获得剧本奖的编剧颁发剧本大奖”。他的这番话,让我思索良久:是啊,大家都知道剧本创作对于繁荣戏剧很重要,尤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舞台剧编剧更是不容易,假如编剧真的能像戏剧梅花奖演员那样受到重视,得到鼓舞,那么无疑会更加有利于推动戏剧剧本的创作。

我希望中国剧协和董伟书记能够做成这件好事。

前些天,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来上海,我们在一起开了几天的会。和万方在一起,我们谈话的内容始终离不开一人一事。人是程世鉴,事是《剧本》。世鉴兄是万方女士已故的丈夫,《剧本》的前编辑。世鉴兄在上海承办的那一届曹禺剧本奖活动中负责前期交涉,他几次来上海都是我陪着他。世鉴兄的开朗、豪迈、爱讲笑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。我喜欢跟他在一起,喜欢听他说笑话,可是这么会给人带来快乐看上去又那么强壮的他竟忽然走了。说到《剧本》,说到以曹禺先生名字命名的曹禺剧本奖,万方就凝神静听。我告诉她《剧本》最近的可喜变化:发剧本不再收版面费,2007年改进了版面、增加了篇幅,而今的主编、编辑们比以前更主动地联系作者、向作者“逼”稿了,而且彼此还有那么点儿相互竞争的意思。照这么下去,《剧本》肯定越办越好。万方舒心地点着头,马上就自我检讨:“哎呀,我都不知道,那我要经常去编辑部看看!”

[责任编辑:武丹丹]